

惠州文脉【花地·西湖】

繁花似锦

□王树贵

父母已老，儿女尚小，节假日，哪里也去不了，哪里也不想去。回乡下，看看如我普通的花花草草，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无意中，将生活分成了两个截面：一个谋生，一个谋爱。所谓谋生，即为生存、发展的根本，比如工作，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容不得半点疏忽和懈怠。所谓谋爱，宽泛地指一切工作之外的正当、有益的兴趣爱好，比如那些小情怀、小逸趣，可以作身为心的加油站和润滑剂，收获的不仅是一份闲暇的乐趣，也是一份内心的平静。

父母新搬进农民集中居住小区居住，两层小楼，外加院落，紧靠院墙根还有一小溜的地，正合我种花草的心思。城里的那些花草，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遇见我，错上加错。单说香水月季，本是精培良种，较普通月季，杆高花大色多，黄的粉的紫的橙的多种颜色，甚至一朵花上还是渐变色的，非常靓丽。不忍心它在城里的花盆里枯萎憔悴，春节期

间带回乡下，安在院墙边，地方朝阳，每周回去不忘浇水、拔草、施肥、捉虫，精心照料三四个月，那叶子肥厚油亮，新冒的嫩头，如香椿般殷红，一周能蹿一尺多高，骄傲地顶着花苞，极新鲜，极嫩呵。也才隔了一周，这些花朵像是知道我们回家过劳动节，竞相开放，热情爆棚。人花相见那一刻，就叫欢愉。这样的相逢，如同我的一双儿女看见我一样，满满的爱意和喜悦。

那株蜀葵，还记得它在我城里的家里长得精头细爪，如伶仃的圆规，一到乡下的土地里，你看它它蹭得一下子就高过了栅栏，不仅纵向长高，还横向扩展地盘，蓬勃茂盛成乡下待客的八仙桌那么大，不得不用布条拦腰管束起来，免得影响行人走路。它也喜欢乡下这份自由，如同放了脚的婆娘，恣意得很，花朵数十数百，用不了多久，也就端午前后吧，浅粉、深红的花朵会着劲地开，我家门前又是另一番

热闹景象。

石竹是邻居给的。这个农民集中居住小区住户虽然是农民，爱花的不少。夕阳欲坠未坠的时候，蚕豆新剥，炒一碟雪菜蚕豆，来一杯上海老黄酒，赏朵朵娇艳灵动的石竹花，绝对惬意。

紫露草是田头采来的。那浅紫的小花太迷人，一朵开一朵开，灿若霞霓。紫露草看似普通，其实越看越有味道，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人，粗看平凡，却带着自己的特色。紫露草高贵的花铺展开来，看久了就看出一种尊敬的味道来——再微弱的力量，聚集起来就是浩大，不能忽视。

一位能干的姐姐，将自家的院墙用七姊妹花、蔷薇花、凌霄花装扮成棚廊，披披洒洒，绚丽多姿，每一次进出，心情都是美美的。非常向往，我在她那剪了好多的蔷薇枝条，带回乡下扦插。花市里有成型的蔷薇架，近两米高，花朵累累，售价一两百、三四百不

等，买来安下，就是风景，不用辛苦付出，就可坐享其成。这个便捷的社会，似乎有钱可以实现许多梦想。我却觉得少了点味道，就像儿女的成长我不想错过陪伴的过程一样，亲手扦插，看它们生根、返青、冒芽、长叶、打朵，喜悦渐次漾开。也许两三年，也许三五年，我亲手插下的这些蔷薇，就可将门前的栅栏全部覆盖，我也会有我的花之廊，那种成就感，哪里会有卖你告诉我。等待，让我每一次回乡都倍感充实，还隐藏着丝丝甜蜜。

人就像一朵花，有时灿烂，有时低头不语，但不要忘记作为一朵花的使命：不是在开放，就是在积蓄开放的力量。一个人在谋生的工作中，不论你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你是显赫还是平凡，都应该有自己的一片后花园，种花草草春风。这样的后花园，可以让我们多一个角度看人生，多一扇窗户看世界，可以让我们的脚步更从容，心灵更舒展。

一汪碧水向东流

□梁晓茵

走在一条窄而悠长的石板路上，青砖瓦房，亭台楼阁，落入眼眸深处，仿如置身于一段古老的光阴里，触摸着历史的沧桑。租一艘小船，沐在月光下，品一袭清静夜色，聆一曲潺潺水音，穿过数百年古桥，感受着水乡迷人的恬与静。这如梦似幻般的“小桥流水人家”，便是我的梦里水乡——逢简村。

逢简村地处佛山顺德杏坛北端，是著名的岭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岭南水乡特色秀外慧中，遐迩闻名。作为顺德最早有人栖居地之一，逢简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汉文化遗址的发掘，数百年的古老建筑在这里也是随处可见。

自古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水道为界的逢简，河流呈“井”字形，自南往北流过古村，汇入西江支流，把村落切割成若干小沙岛，形成特色水乡小村庄。这里四面环水，水系发达，河网串联起周边丰富的乡村资源，溯河而上，周边桑基鱼塘密布，一派水乡风光，吸引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村崇尚读书的风气浓厚，元朝至明朝期间，出过很多读书入仕之人。至明清以来，文风鼎盛，校私塾遍立，人才辈出，科场得意人颇多，普及教育蔚然成风，有“水乡书韵”之美誉。我想，正因为逢简村文化底蕴深厚，文风朴朴，古往今来凭着多少文人志士的睿智和见识，他们深谙水为生命之源，才造就以一条河道撬动一条村的发达。

周末闲暇时，租一条小船，穿梭在河涌间，从数百年古桥上悠然穿过，石拱桥、石板桥、仿古建筑，平坦简洁，气势如虹、古风犹存，船头劈水，乘风破浪；船桨击水，汨汨前行，迎面古树参天，树冠荫翳，古道新楼富民别有一番岭南水乡景致，岂不乐哉？

小小的村落，聚集了顺德的特色美食小吃，坐在码头旁河岸边，吃一碗地道的双皮奶，品一曲龙舟小调，赏一道水乡景色，这不正为现代都市人繁忙的脚步驻足，留下一处惬意慢生活的胜地吗？

都说水是万物之首，生命之源，水既是一种生命的象征，也是一种力量和激情的象征。近年来，逢简村以水为脉开展乡村重塑，以水保生态，以水惠民，以水促发展，让村民享受美丽水生态，开辟了农民增收的新渠道。逢简村以水为媒，把民宅、水体、田园、绿道等生态资源串珠成链、连为一体，使之成为田园牧歌式的城市美景，实现以水美“城”、水“城”共融。

顺德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可以说，水是顺德的灵魂，是顺德人文脉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水环境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顺德河涌交错、水网纵横，加上松堤柳岸，形成了独特的岭南水乡韵味，也成了顺德人的美丽印记。

我想，像逢简水乡一样，顺德区各镇街同心同德、致力打造一个为群众提供更多集生态、生活、水利功能于一体的水绿相融的滨水空间，让群众诗意地栖居，重塑顺德的岭南水乡风情，打造山清水秀魅力江城，这座承载着多少人浓浓乡愁和美好希望的城市，前景广阔，如同清澈的一汪碧水，长流不断缓缓向远方延伸，奔腾不息。

黑城遗址

□夏杨

为谁，矗立千年
大漠风沙吹皱了你的脸
尽管黑纱蒙面
我仍能看见
你的容颜

铁马金戈
从你诞生的那一刻起
就从未止息
直到那夜烈焰飞腾
灰烬掩埋掉了
全部的记忆

滚滚黄沙弥漫
朦胧了长河落日
苍老的胡杨
以不变的姿势站着
岁岁传唱
灿烂的生命

是谁打马飞过
是谁久久怅然
是谁叹息后又离去
而你，只是，沉默
看，天上云卷云舒
看，岁月风住风起

美丽乡村

□李昊天 摄



夏天的印记

□王春玲

任何一段记忆都有一个密码，夏日来临，常常不经意间想起一些人和一些物件，而今，关于夏天似乎只有各种裙子、冷饮、烧烤和空调带来的惬意与不适。

葫芦开花。春天的时候，母亲会在墙角种下几棵葫芦，却很少吸引我的目光，直到夏天，它们开出白色的花，在母亲搭的葫芦架上攀爬成一道风景。夏天的傍晚，我们劳作归来，母亲做好了饭，我和弟弟妹妹就在院子里忙着放桌子、摆凳子，准备吃晚饭。那时候我们没有吃过烧烤，没有野餐的经历，隐约觉得在院子里吃饭有说不出的浪漫，有风声高过头顶，有蝉鸣、鸟叫，还有那一架葫芦架，偶尔葫芦架上还会有那种很大的飞蛾盘旋。曾经只是寻常，而今却变成了记忆中的风景，夏天的风还是匆匆，吹拂着谁家的那一架葫芦架呢？

蒲扇摇摇。记忆里，夏天的时候，爷爷奶奶的手里常常握着一把大蒲扇，我玩得满头大汗，奶奶就会用那把大蒲扇不停地扇，直到我忍受不了那样的安静。现在我偶尔会因为情趣买一把折扇或者精美的蒲扇，自己扇几下就觉得手腕酸痛，想起奶奶为我打扇的那些时候，想必奶奶也累吧，不肯停歇只是因为爱，我却连爱自己都这么敷衍。今天，依然有卖蒲扇的，精挑细选的往往是奶奶模样的人。蒲扇已经没多少实用价值了吧，也许它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怀旧，就像超市里的水果罐头。

青青篱笆。我曾经多次写下“青青篱笆”，觉得这是个很美的意象，其实，记忆里春天的篱笆并不美，不过是农人用秫秸、烟秸或者散乱的树枝、棍棒扎成的，大都用在自家的菜园里圈住种下的菜。夏天的时候，篱笆上缠绕了喇叭花、拉拉秧，或者扁豆之类的藤蔓植物，那时的篱笆就美成了花墙。现在我看到了很多更美的篱笆，比如开满蔷薇花的栅栏，比如用冬青、花椒或者别的灌木植的篱笆，可那些篱笆后面却常常是陌生的目光和风景。读到“日长篱落无人过”，依然会心生柔软，遥遥遥想范大诗人所见的篱笆。

小巷深深。小时候，我家住在小巷深处的一所青砖老房里。关于小巷的记忆，多和夏天有关，在其他的季节里，小巷也只是道路而已。那时候的孩子，很少有真正的玩具，但我们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一个小孩儿发现了一只触角长长的天牛，立刻呼朋引伴来观看，左邻右舍的孩子都出来了，趴在地上，用各种手段逗引那只其实并没多少乐趣的天牛，能在小巷里消磨掉一个冗长的中午。我们还能自己动手制作玩具，比如用杏核做哨儿，我们寻找饱满好看的杏核，然后在小巷的青砖墙上磨，小巷的墙壁上也因此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把杏核的两面磨出小洞，然后用针仔细地把手面的杏仁挖出来，一呼一吸间就会发出清脆而有节奏的响声。那清脆的声音犹有耳边，小伙伴们却风流云散，各安红尘。

荔枝红了

□逢维佳

荔枝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是在唐诗宋词中。一个个美好而又陌生的词汇：红缙、紫绡、绛雪、十八娘、红锦、红云、醴酪、水晶丸、糯米滋，像鱼儿一样纷纷游入我眼，驻扎我心。小小年纪的我，怎么也理解不了这是怎样美丽的水果？于是好奇地跑去问老师，老师摸着我的小脑袋说，我也没见过。

是的，对于在极北极寒之地长大的我，那时还没见过任何果树，也没吃过任何水果。的确是贫穷限制了想象，但想象却像烧不尽的野草，年年诗词里生出荔枝的模样。

也许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毕业后我来到了生长荔枝的南粤之地，工作第二年就赶上了荔枝节。只见荔枝深处，凉风习习，蝉鸣鸟叫，高达十余米的荔枝树枝繁叶茂，树冠广阔，盘旋重叠又缠绕飞翔，像巨大的遮阳伞铺张着，树形皆俊逸挺拔潇洒大气，又像翩翩公子揽我入怀。累累红果一层层垂挂着，像铃铛似的浮荡在绿海中，恰似“丹苞万颗灿繁星”。只见采摘的人们做鸟散状，飞纷到各个树枝杈丫上，摘的摘、吃的吃、装筐的装筐，无不小心翼翼，笑闹纷呈。

我迫不及待地一把拽出离我最近的树枝子，狼吞虎咽中，有的荔枝皮是光滑的，有的长满了有节状的凸起的小疙瘩，有的肉薄、核大，如算盘珠子；有的肉厚、核小，如米粒。有的是微酸中带甜，有的是甜中含香，同一棵树上竟长出不同形状、不同口味、不同品种的荔枝，真是一母生百般，百般各不同，正感叹着，只见果树的主人全叔走了过来。

于是，我知道了荔枝的众多芳名。原来“水晶丸”就是指“糯米糍”，就是诗句里的“甘露落来鸡子大，晓风冻作水晶团”；再如“十八娘”出自诗句“碧桃争比得，鹤顶真珠液。好在宋家香，刚逢十八娘”；还有香气清幽有桂花香味的叫“桂味”，肉质滑软、清甜多汁的叫“秀玉、妃子笑、一品红、状元红”等等不一而足。听了全叔讲解的我，还是云里雾里区分不开它们，只觉得一咬下去，都是白如凝脂，汁水满溢，甜甜的。可我对大文豪苏轼说的不醉不作岭南人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你想啊，这么多的荔枝品种，时间短了，他怎能吃得过来？又怎能认识并记住它们呢？原来苏轼也是如我一样的大馋猫啊，只是他馋出了境界，不仅留下了千古名句，还留下了各地的千古名吃，如东坡肉、岭南荔枝等。

而我在狂吞几十颗荔枝后，不敢再吃了。全叔说，荔枝是吹着南国最热烈的风、晒着南国最热烈的阳光、喝着南国最大的雨水长成的，所以荔枝一半温柔似水，一半热情似火，有一啖荔枝三

把火的秉性，有泡着盐水吃不上火的习俗，更有人懂克制、不多吃的内涵。

就这样，我在不多吃中和荔枝保持着若即若离。可却越来越喜欢看荔枝，把荔枝当成了一种可供观赏的水果。源于母亲那天买回一把捆扎好的荔枝说：“你瞅瞅，多好看，多喜庆，不吃，光瞅着也高兴，红红的，像新娘。”在母亲的叮嘱中，我看到一颗颗身披红缙般漂亮娇贵的荔枝，白里透红的果肉，不就是一个个身穿红嫁衣、明眸皓齿、正亭亭玉立，美荔动人，满脸娇羞地告别爹娘离家而去的新娘吗？

荔枝古称“离枝”，典出《文选·司马相如》：“隐夫冀核，答离离支”。“离支”，割去枝丫之意。古人发现，这种水果是不能离开枝叶的，所以，采摘荔枝是要带着枝叶来摘的，这样才能长久地保鲜。而带着枝叶离枝的荔枝，就像带着嫁妆出嫁的新娘吗？原来割舍不下的都是连接娘家根气息的能让人保鲜的物件啊。怪不得母亲一直保留着早不合时宜的娘家陪嫁的那只大红木箱和木箱里的红红荔枝，怪不得母亲说，红红的荔枝像新娘……

荔枝最是一往情深，年年红。今年荔枝又红了。依稀中，我看见身穿大红嫁衣的母亲，手提大红木箱，正袅袅地向父亲，而父亲正张开双臂，手捧红土喜欲狂……

曳曳风动合欢香

□李仙云

步入郊野，风儿透迤，河水澹澹，举目四望，在一片深绿浅绿间，竟看到雨道边的合欢树上，一朵朵桃粉色的花儿，那绒绒花丝像丰满枝间的彩虹，“艳眼又惊心”，落座于绿荫如盖的合欢树下，潺潺流水为乐，叽叽鸟鸣若歌，心情也稍微变得愉悦而欢欣。

神思缥缈间，一对夫妻挽手经过，也被那朵朵簇簇，“曳曳因风动”的满树红花吸引，男士看上去温文尔雅，他侃侃为妻子讲述关于这合欢树的凄美传说，我也不由得侧耳细听。正如《尚书》记载：“德自舜舜。”舜是中华道德文化的鼻祖。《尚书·尧典》云：“尧厘降二女于妫汭，嬖于虞。”尧不仅把帝位禅让给舜，还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她们与舜爱情深，曾多次帮舜脱离险境，舜在南巡途中死于苍梧，两位帝妃闻知噩耗，她们悲恸万分，伤心到泪尽滴血，传说她们去世后与舜帝的灵魂“合二为一”，就化成了这“合欢树”。那满树羽状的叶子风儿拂过，你摇我碰发出的细嫩之声，宛若拍手又如细语，总让人在举头凝望间浮想联翩。

初闻此树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时我正处人生漩涡，视我为宝的父亲骤然离世，一日满腹的酸楚悲凄，坐在轮椅上百无聊赖地翻看史铁生的名作《合欢树》，相同的疾病一样的锥心之痛，我们都是“活到最狂妄的年纪，忽地残废了双腿”，也过早失去了至亲，我也曾如他般一遍遍叩问上苍，已让我痛失健康，为何还要早夺去我父亲的生命？在他的文中我寻到了答案，因为父亲心里太苦了，他已无力

再承受这一切。

记得那个晨曦未露的清晨，缕缕阳光透过枝叶缝隙倾洒下来，举头凝眸间，便看到那“缕缕朝红日展”的绒绒花瓣，像满树的彩扇舞动，在熠熠阳光里花丝如霞明艳绚丽，不知谁惊喜地喊：“好美的合欢花！”我心上一个激灵，寻寻觅觅，蓦然回首，合欢竟在眼前，那一刻，这“思亲树”让我泪眼婆娑。

那年盛夏，在残联组织下，我们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去游览植物园，行至几株花正艳的合欢旁，那“万枝香袅红丝拂”的俏丽花瓣，让我们一群备受病痛折磨的残友们如梦回童年，有人绕于枝间与花儿留影，有人捡起刚刚落下的花瓣轻轻鼻翼嗅醉花香。敏儿仰脸凝望间对我倾诉她与合欢之缘。那年，她在一次车祸中痛失左臂，每日里惶惶然迷惘落寞地静坐合欢树下，那翠绿如羽毛般秀雅叶子，绒绒丝线一样珊珊可爱，能让她疗伤的“树洞”。她讶异于这花叶竟是白天伸展，夜间闭合，那看似自然的日晷夜漏，却让她无厘头地想到人生就该屈能伸，身陷命运的暗夜即使前路都闭塞不通了，但我自屹立于合欢树下，总能让我生命之树再绽新枝。

雨过初霁，万物都像被漂洗过一般亮洁醒目，空气中飘逸着草木之馨香，驻足于合欢树下，灼灼绒花风中摇曳，我在凝眸静望中似乎又看到父亲推着轮椅上的我，想起那句“有爸在，我闺女的天就塌不下来”，一下子让我泪涌横流……